

改革三部曲

最后一个工厂

企业1984

● 张国云 著

非虚构

咪咕阅读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改革三部曲

最后一个工厂

企业1984

● 张国云 著

咪咕阅读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工厂. 1, 企业 1984/张国云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615-6785-2

I. ①最…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7112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林 鸣
封面设计 D9 工作室
技术编辑 许克华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冬天一把火	006
第二章 较量	017
第三章 厂长统考	030
第四章 风波	044
第五章 祸不单行	058
第六章 代价	073
第七章 曲水流觞	087
第八章 转身	103
第九章 一颗匠心	117
第十章 抢人	129
第十一章 盖世英雄	145
第十二章 久居深闺	155
第十三章 雨和瓦	170
第十四章 “包二奶”	183

第十五章	“三”花烂漫.....	196
第十六章	操盘手.....	209
第十七章	红窑里.....	222
第十八章	尾声	235
后 记		246

楔 子

残雪，冻雷，惊笋，春暖乍寒，又一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肖西路 184 号的一家国营工厂，在那个时代可是天大的好事喜事，胜似吃皇粮。

爷爷像对我小时候那样，用手摸摸我的头，说要给我猜个谜语，我如同回到小时候，死劲拍着手称好。

爷爷卖足关子后，不紧不慢地说道：“有人会鸣不平声，打一字！”

我这不擅猜字谜，最后还是爷爷乐哈哈告诉我：

“是‘厂’字。”

我正好要进工厂，这时爷爷给这么一个谜底，颇见动了一番心思，我忙向他竖起大拇指。

时至公元 1984 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企业，就像怀胎的美女，正在经受改革大考的痛楚，只要忍过这场阵痛，就会孕育出新的生命。

这年是我进厂的第三个年头，不知是老天爷开恩，还是阴差阳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竟走马上任为一家国营企业的厂长。

听到这个消息，我懵了很长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我还在探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至少不相信来得这么快。但人有时就是这样，运气来了躲也躲不开。

对这事有人戏谑：“兄弟，厉害啊！这是光宗耀祖的事。”

也有人对我泼冷水吹凉风：“你以为你是谁，天上会掉下馅饼吗？”

哈哈，这事现在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一开始我就将这事看得很淡，那时厂长都是任免制，人与人之间不就是一张任免书的区别，有什么值得咋呼的呢？

也许，人都有惰性，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或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可我却拒绝用青春赌明天：

青春在我心中，那可是弥足珍贵的东西，必须经得起“糖衣炮弹”……加上那时情爱青涩，即便像我这样的身份，也无法抵达山巅……

这样，我更多以平常心来做事，那就是干净做事，优雅做事，有尊严地做事。

本来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是全球通行的一条铁律。但当我们的企业真的奉行“金钱至上”，那么所有的真理又将沉默。

这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而当我以自己的方式，想去刺痛社会的麻木，或者一次次大声疾呼时，我个体的微弱之音，却早已被这个伟大改革时代的最强音淹没。

记得那天，我正在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

既可以说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幻想小说。作品刻画了人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状态，仿佛一个永不褪色的警世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

这不，当1984年真正降临，世界并没有像奥威尔描写的那么恐

怖，但有些方面又不能不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84年这年，我还欣赏到了由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改编而成的电影。

再后来，时至新世纪，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出版了畅销小说《1Q84》，据说是对《一九八四》一书的致敬。

村上春树在这里将一个“9”换成一个“Q”，别小看将一个阿拉伯数字换成了一个英文字母，我总觉得这是惊险的一跳，表明村上春树对英伦作家不仅仅是一种崇拜。

.....

所以，今天，让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那属于中国的1984年。这年年初，邓小平同志早早走出家门，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南方视察。这一次，是相对1992年春天那惊天动地的南方视察来说的，第一次显然是摸着石头过河。

到这年末，中共高层使出洪荒之力，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时，上至庙堂，下至草根，大家奔走相告，说得最多的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这个时候有人找我，他嘲笑一直忙碌的我，不是在企业拼命工作，就是奔波在到企业工作的路上。

即便后来我一生坎坷，颠沛流离，我仍冲在改革的前沿阵地上。

用现在的网络语言，那时的我至少可以说是改革的“大V”，“粉丝”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底层百姓。也许我随便发一个表情符号，都会有上百万的转发量。

可我又常常被嫉妒我的小人陷害，他们屡屡把我发配到远离企业的地方，但我所到之处——鲜花为我盛开，清风为我送来。

这时有人凑过来提醒我——人这辈子最怕遇到的人是谁？

我想了好久，猜不出来。

那人就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警察。”

什么警察？这与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我想。

那人还是忠告我，如果碰上他们，你一定是遇到麻烦，或摊上大事了！

我哈哈一笑，我想我刚当上厂长，屁股干干净净，谁也抓不住我的尾巴，我怕谁！

那人仍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年轻人啊，真的太年轻。你这样今后要吃煞苦头的。”

的确，那时我真的太年轻，还不晓得在中国，企业家在 50 年代初作为一个阶层已经被消灭，而到 80 年代初才作为一个阶层慢慢地苏醒……

经那人这么一点拨，我还真的吓出一身汗，想到当时民间流传的一句口头禅——

庄稼长在农田里，
工厂活在墓碑下。

这曲调听起来，怎么这样凄凉啊——冷酷啊——悲惨啊！

这个时候，我渐渐觉察到，我们这些开始慢慢做企业的人前路漫漫，前方会有诗和远方吗？

现在让我回想起那些年，所干的事，无一不是如履薄冰，无一不是如临深渊，无一不是胆战心惊……

如果有什么可自责的，就是那时自己太年轻气盛。在那个暗流

涌动的社会里，虽说当面大家客客气气，转过身你即中枪。

我终于发现，我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企业 1984》，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

在这里，也许我的“1984”，无法与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村上春树笔下的《1Q84》比拟，但我敢保证我的故事比他们的有着更加惊心动魄的爱与撕心裂肺的恨……

第一章 冬天一把火

1984年初的冬夜，这天月黑风高，在江南一个山区的社队工业区里，不见月亮，不见星星，伸手不见五指。

偶见几盏忽明忽暗的路灯，似一串鬼火闪烁，再加上从山沟沟传来几声狼嚎，的确令人毛骨悚然。

想到之前朋友善意的提醒，现在的我特别纠结，开始浑身颤抖。

当然，今晚这等天气，我与一批警察潜伏下来，准备开展一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无疑也是天助神佑。

刚才，我还紧张得直喘气，这时终于慢慢舒了口气，露出做厂长走马上任后久违的笑容。

确切地说，一个月前，省里组织部门的同志来厂里找我谈话，提出了一个令我措手不及的问题——

“假如你是厂长？”

在20世纪80年代初，敢问这话的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在那个百业待兴的时期，个体经济被压抑，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整体消失，以至于人们对企业管理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弄不明白……

那时，整个中国处于“企业荒”之中，大部分工厂过着煎熬的日子。

听了省里组织部门同志的发问，开始我以为听错了，再一看，对方却是认真的，也是真诚的。

这时，我反倒一下不安起来，心里更是七上八下。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在做企业，我的家族之前有过纪录。解放初，我爷爷就是做企业的，只不过后来主动把产权无偿交给国家，通过公私合营，使得私营企业在中国的最后一块阵地消失了。

“捧着铁饭碗，拿着死工资”，俨然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人最喜好的生活状态。对于当厂长，我从未有过这样的非分之想。

对我这种“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扛过枪”的人来讲，只能说才刚刚踏进社会——要阅历没阅历，与人情练达相距甚远，加之我才二十多岁，开天辟地头一遭碰到这种场面，真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几次深呼吸都难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可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知道，在这些人面前，我既不能天真幼稚，又不能显得年轻气盛，否则反会被人家讥讽：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同样，我既不能过于贬低自己，又不能说自己缺乏理想。如果说压根就没有想过这类问题，人家一定会取笑我：

“胸无大志，缺乏上进心。”

此刻，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家有上万人的省属大型国营企业（现在改口都叫“国有企业”）。这在当时，对那些长期饱受计划经济摧折的人来说，谁都深知这个担子重于泰山。

可我也不是傻子，我已猜测到组织部门要选什么样的人了，只是没去捅破这层纸而已。

紧接着，我这人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只会“巷子里扛木头”，既不会吹牛拍马，又不懂得投其所好。

最后，我不知怎么的，稀里糊涂，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至

今仍在为此后悔：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如此生硬的回答，令组织部门的同志大跌眼镜。

领导们僵坐在那里许久，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回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

就在他们感到无所适从之时，有人跟我打起了官腔：

“呵，回答还是干脆的！”

组织部门同志估摸着已经找不出什么话题了，或许他们压根就无须我的表态。现在仅仅是例行一下组织程序。既然公事公办，那就总有一曲终了的时候。

这时我悬着的心好不容易落下，赶紧将喉咙口的唾液咽下，对他们结结巴巴说了一句：

“感谢组织……感谢信任！”

他们没想到我也会说点场面上的话，竟然一个个听得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我反倒给组织部门同志留下了一个坦荡直率、毫不虚伪的好印象。

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八个字，干净利落，一字值千金，一句顶一万句。我的如此一个不小心，反为自己赢得了加分的砝码……

随后召开了全厂干部职工大会，组织部门的同志拿出一个大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早已印刷好的红头文件，高声宣讲起来，根据什么文件，又报了文号，接着郑重其事强调是经党组研究决定，这时组织部门那位同志故意停顿了一下，把许多人的心全都拎了起来，最后再一锤定音，说任命我为省建材总厂厂长。

话音刚落，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我很不情愿这个时候出来露脸，但不露脸又不行。

这时我听到下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只能从台下的座椅上站起来，算是表态性地讲了“三个不”：

“第一不忘这个位置这份荣耀，第二不忘在职学习在岗责任，第三不忘工厂前辈企业初心。”

我涨红着脸，匆忙说完这几句话后，即向职工们鞠躬致意。职工们见我干脆利落，马上给了我平生以来最长的一次鼓掌声。

在那个充满着各种隐喻的年代，人们刚刚从“文革”劫难中走出不久，社会经济亟待振兴，包括企业的领导班子队伍，也是青黄不接。现在我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四化”方针的受益者，作为第一批人才充实到省级企业领导班子之中。

按年龄划分，我已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

望着排在身后的几位副厂长，他们几乎清一色是五十岁以上的“南下”老干部，与他们在一起，我仿佛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个小男孩。

现在厂里的上万名工人盯着我，就像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他们的目光又像一支支强大的聚光灯柱，既让我惧怕，又给了我前行的勇气与力量。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时候的企业职工思想比较单纯，许多老领导、老师傅、老工人都纷纷出面支持我的工作。现在想起来，估计他们冲着我是潜力股，或者说觉得我是那个时代杀出的一匹黑马。

说实话，自己有多大本事，自己最清楚。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比一般人更能吃苦，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我最看重的是，你给我多大的舞台，我就给你唱多大的戏。别骂我太投机，我就是这种实在的人……

上任满月的那天，省领导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到省里参加一个紧急会议。结果单位那辆老掉牙的苏式伏尔加轿车，半路上抛了几次锚。待我匆匆赶到，会议早已进入尾声。后来得知我是省领导亲自点的将，有点临危受命的味道。具体是要我立刻参加省里警方的一个联合行动。

为了保密，会议临时决定让我们马上执行联合行动任务。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些年我厂新型建材研发投入非常之大，烧了不少钱，新产品也纷纷出炉。当时宣传主渠道是广播报纸，政府也不惜工本帮助我们宣传。

待媒体宣传不到两个月，举国上下仿冒产品开始泛滥。

老厂长看不下去了，就纳闷地问道：“为什么我们烧钱，人家得利？”

后来他通过私下渠道发现，省内一家知名的建材市场是侵权假冒的源头，这才斗胆在第一时间叩开省领导办公室的门，要求上级支持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省领导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发话，最后把手一摊，说道：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说句心里话，谁的胳膊不向里弯呢？省领导当时最顾忌的是家丑外扬。

老厂长没有得到省领导的尚方宝剑，感到无颜向上万名职工交代。与其窝囊地活着，有愧于广大员工，还不如早点辞职不干。老厂长一怒之下，递交了辞职报告，以示对省领导的不满。这位省领导觉得老厂长没有给他面子，目无组织，目中无人，这是在省级企业中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站在省里的角度，显然不容如此行为。于是，匆匆对厂级班子进行改组，也算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这不，我才有了后来当厂

长的机会。

如今省里好不容易通过内线，发现邻省一个社队工业区明目张胆地侵权，大量地仿冒我省建材企业产品。这下仿佛在滔滔大海中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

省领导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口——

一方面算是对我们这家省属大型企业有一个交代，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也可以起到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效果……

如此一箭双雕的行动，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就这样，省领导亲自临阵指挥，要求省级有关部门立即组织联合打击行动，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获取对方侵权证据，然后诉诸法律，追究对方责任。

话说回来，现在出人意料的是，此刻，眼前这个江南山区的社队工业区内一片静默，特别冷清，甚至可以说是惨淡。

这般景况，根本没有我们先前想象的那么兴旺与疯狂，更无法与沿海乡镇企业相提并论。

我万万没有想到，解放了几十年的新中国，还有如此落后的穷山恶水之地。

他们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跑马圈地建厂呢？

难道真的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但随行的省武警支队长提醒我：

“没错！坐标方位我们已经锁定。”

这个找不到一丝现代化大生产气息的所谓社队工业区，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颤巍巍地蜷缩在大山深处。

此时，一种患难弟兄的怜惜之情蓦然袭上心头，接着慢慢占据了上风。

这时，我咬牙切齿地心一横，伸手挡住武警支队长：

“手下留情！”

支队长愣了一下，马上回应说：

“堂堂的大厂长，怎么，反悔了？”

我实话实说道：

“我不是反悔，我是怜惜这里的厂子。”

“企业兴旺的基础是你的资源、背景以及现在拥有的一切，再加点运气。而对我们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的人。我怜惜这个工业区，地处穷乡僻壤之中，能活着真的不容易。”

听到我说这些话时，武警支队长当然不开心：

“你以为我们是在谈对象？现在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我尽力辩解：“别误解！”

“怜惜无济于事。兄弟，估计你这辈子还没有找过对象吧？”

那位武警大人被我的话气得直喘粗气，将头上大盖帽一把摔到地上，我这时才发现，原来是位美女武警。

没有想到美女说话如此单刀直入，我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我懂得好男不与女斗，就不痛不痒地顶了一句：

“是的，我长这么大还没谈过对象，所以不知爱情是甚滋味。”

“讨——厌——”武警美女顿时语塞。

过了一会儿，她回击道：

“且慢！要知道，我们可是在为你卖命的。”

眼前这个社队工业区，一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二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一切靠侵权假冒，坑蒙拐骗，也许本就不该出生。

可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也是它唯有躲进这个深山老林，挣扎寻找生存之路的原因。